

## 輯一、半套店：一半的愛情

### 〈養生主〉

「緣督以為經，可以保身，可以全生，可以養親，可以盡年。」——《莊子·養生主》

在台北，夜晚像一股黑黝黝的空氣，把白日裡淡灰色的天光寸寸抹去，迎面而來的車，漸有幾台打了燈，若從高空俯瞰，不久後，那該是一條行進的光流。下班的車潮輪胎滾動，更像是標示時間的齒輪，把人傾軋於其中，一格格往夜晚裏頭絞進去。人們在這座城市裡行進著，日復一日，像壓進齒輪裡的口香糖，拉得扁平狹長，日子從甜到淡，到無味。你走在路上，街面車潮如水，漸與夜晚融為一體，拍打侵蝕著這座城市。你是人海裡的一滴浮沫，龐大深黑的海水壓下，所有白日裡的緊張日常，到了此時，都只吐為海面上的一顆泡。

終於天暗下，燈亮起，多日來，你都在一家養生館前走來晃去，店招牌以紫色為底，粉紅色為字，寫著「玉顏養生館」，延邊角框上一列閃爍的五彩燈，暗著的天更襯起亮著的燈。店門以落地窗為牆，上半透明，大公無私，中下半則霧面處理，雖然透光，但只能依稀看個模糊的影。店從外邊看起來，裏頭空間不大，從街道上就能看到店內，按摩的床位之間只以布簾相隔，沒有輕夾板圍起的城關，只遮不擋，彷彿告訴人們，我們這裡不做黑的，一切開誠布公，健康經營。

「反正只是來按摩。」你這樣想。

你第一次來，心底怯怯然，連續幾日把視線往裏頭探了幾次，一半透明，一半霧面的景，終是見不到真實。於是你終於鼓起勇氣，手底還發著燙汗，握上冷冷的金屬門把，從外往內一推，把日常生活推出一道裂縫，如溫熱新生的蛋殼，終於裂出了第一道痕跡，「叮噹叮噹」門後的風鈴被門擦動，發出脆響。

對你來說，舊的世界正在蠅去，那脆脆的聲響或許就是，日常碎裂的聲音。

「有預約嗎？」忽然冒出的聲調，像乾枯河流裡石塊碰撞的聲響。伴隨聲音，迎面走來一位年約五十的女子，上眼瞼厚抹一線，眉睫是夾過的上捲型，眼皮煽起時都像湧動的浪。肩窄腳窄，身體的中圍卻充了氣的隆起，套了一件長型連身衣，繃起的每一寸肉身，都像是遇熱消軟融解的欲望，使你更加確定，「我只是來按摩」這件事情。

「沒有預約。」你回答得毫無懸念。心底卻很害怕，怕眼前這位女子，就是

你未來一個半小時的按摩師，此時你的心臟，跳動得比她的聲音更乾燥。

「三號，有客人！」那女子往裡頭喊了一聲，這才從布幕後走出另一個女子，年約三十，身形瘦小，因為較為年輕，妝容扮得剛好，只是兩頰有些瘦，一雙唇畫得忒紅，紮馬尾，著一身黑色短裙小禮服，從肩到袖，從大腿至小腿，都是半透的紗，從黑絲裡融出微微的肉色，束緊的衣物正貼襯著腰身，從頭至腳，那些衣物都被她徹底馴服。「她可以嗎？」，較老的那位女子，用同樣乾乾的聲音問了你，你點點頭，「可以」聲音裡那條乾枯的河流，又重新流動起來了。

「跟著我，這邊。」三號這麼說。

可以看見其他拉起的布簾，底下有其他人的腳，玄關鞋櫃也擺了好幾雙男人換下的鞋子，你穿著店內的拖鞋，跟著三號，一路走過一格格布簾，每一床都僅用簾幕相隔，靠得再近一些，都能聽見簾後的呼息。三號帶著你來到最後一格，示意你先換衣服，將捲成一捲的黑色紙內褲遞給你，「換好躺著。」換好後，按摩床的上部開了一個洞，你將頭臉放入，趴睡般的把自己平舖在床上，這姿勢正壓得陰莖微微充血發脹。

三號隨後進來，倒了些油在你背上。

三號的指腹是溫的，倒上的油是滑膩的，掌指的勁道在你背上一層層滑開，繞著脊柱旁的兩側長筋上下施勁，肩後的穴道都給按了開來。邊按著，三號說：「我叫小舞，跳舞的舞，你第一次來呀？」。「對啊，是第一次來」，與隔壁床只隔一張布簾，你還是有點放不開，畢竟一說話，周遭幾床可都聽得一清二楚。但小舞似乎已很習慣這樣的環境，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，話題都順著筋絡發展下去，你第一次被這樣按著，身體還不適應這樣的按法，難免哀疼幾聲：「痛！」「不通則痛，通則不痛，你多忍耐一下就不痛了。」小舞說。

小舞的手帶來痛覺，卻也帶來嫩透的滑潤感，你將雙手放置在按摩床旁的兩側，小舞的大腿不時游移滑過你的手背，觸感像絲綢柔順，每一接觸，都是打在心海上的閃電，瞬亮而漸暗。小舞一面將手按至大腿內側，她說：「這裡的筋膜需要開展，若按開了，治療失眠特別有效」一面說起自己曾經結過婚，知道男人要什麼，一邊按，一邊將手掌五指爪成指尖，順著雙腿撫觸下來，一陣又一陣。

陰莖脹起，卻又壓在床板與身體之間，慾望被擠壓變形，進不了，退不得，正從龜頭處滲漏出一些前列腺液。

「你翻過來躺。」小舞小聲地說。

你將下身微微抬起，尷尬的翻過身來躺。即使燈光是昏暗的，你還是不敢直視小舞，只敢將眼神望向一旁布簾的角。黑色的三角紙內褲也被撐起，不合身的左右端隆起了透風的窟窿，涼意竄入熱燙的根部。小舞將手往內部探入，油嫩的虎口將陰莖包覆起來，掌心底部正觸著柔軟的陰囊，輕輕上下套弄，一面將身體向你傾過來，抹得艷紅的唇，微微透著香暖的熱氣，在你耳邊說：「要不要加錢，按摩這裡？」

任何人到了這個時候，都會說一聲：「好」。

你平躺在按摩床上，沒了壓迫，陰莖飽脹的更為硬挺，慾望直立袒露在兩人面前，那更像是一條大橋，交流起此刻你與小舞之間的關係，小舞一手握著陰莖上下緩緩套弄，一面將自己靠往你的上身，從紅脣裡伸出小巧的舌，長蛇嘶嘶吐信，舌尖快速上下舔起你的乳頭，長髮綁起的馬尾底端，輕輕搔弄著你裸著的膚觸。都說十指連心，心是慾，肉體是筆直剛硬的橋，十指為槳，划過橋面下的蜃白之海，慾望在此時，也只是從此岸到彼岸的渡筏。

心跳一震，船在碼頭靠岸，精液噴濺了出來，散成點點繁星，落在你和小舞的身上。「我幫你擦乾淨。」小舞順手拿起一旁的毛巾，將蜃白的星座抹去。疲軟卻仍帶點硬度的陰莖，上頭還殘留滑溜的油，與體液混在一起，都說與人相處需要多點圓滑，原來圓滑是為了包裝乾淨的慾望，噴發後，濺在手裡還怕弄髒了身。

那是你新世界第一站，在日常裡，你鄉戀著她的手，她的舌，她靠在你身上的重量，彷彿那就是，你揹上了這趟旅行的行囊，一切都準備好了。

一次一千三百元，比你在網路上看到其他店家的資訊還要便宜，雖然店內設施簡陋，但你的慾望更簡陋，只是希望有人躺著你，舔著你，握著你，不放開。每次來，你總指名找小舞，電話先預約，從一開始的毫無頭緒，到看店的五十歲女人對你熟門熟路，甚至偶爾聊上幾句，彼此知道對方買的是什麼，賣的又是什麼，沒什麼不好，也沒有不對，我們只是交換彼此的所愛。

隨著你去的次數漸多，小舞每每看你都笑開了眼，你也掌握了店內客人較少的時刻，你喜歡多跟小舞聊天，有人際，有交誼，有交換生活的日常，最後以慾望結尾，理智告終，這多麼像一段關係的起始與終末，每一次來回，就一次生滅。

幾次聊天，小舞說起自己的命遇。她說自己出生在大陸四川，很早就結了婚，嫁到台灣來，對象是比她長三十歲的男人。彼時她才二十多，那男人卻是已近花

甲之年，將籌了一段時間的薪水都拿來結婚，買了她的人生。沒多久就生下一名小孩，但男人很快就面臨退休的問題，攢來的錢不夠養家活口，逼著小舞出去尋工作，而自己卻日日慵懶在家。原來男人打的算盤是，在退休前娶一個年輕的老婆，讓自己退休後，家裡還能有年輕力壯的資源繼續勞動，加上自己退休的勞保，以及年輕人力的賺入金額，應可以保住後半輩子無虞，還能為自己生下子嗣，就連自己年老照護的規劃也想好了，他娶走小舞的愛情，娶走小舞的人生，一紙結婚證書更像是勞動契約，白頭偕老，或病或死，永不分離。

但他沒料到的是，只憑初來台灣的小舞，根本無法擔起生活的開支。日子演化成小舞在外尋工，丈夫在家賦閒，兩人的關係隨日子逐漸惡化，小舞說她自己當時脾性剛烈，牙一咬，孩子是我的，我也是我自己的，而你歸你，我們歸我們。幾次劇烈的爭吵後，就果決的離了婚。

輾轉流離幾回，人世消磨多見，小舞來到養生館工作，日子才緩緩穩下來。你來此處養自己的生慾，她也到此處養一家之生，養生館，不只是餵養生人之慾，更養一家兩口的生計。

「那小孩知道你在這裡上班嗎？」你問。

「知道呀，媽媽是理療按摩師傅，沒什麼好隱藏的罷。」小舞說。

後來幾次按摩中，小舞說孩子剛上國一，對英文一竅不通，問你有沒有推薦的參考書，她好煩惱孩子的前途。你左右尋思，想起自己國中時看過的一本英文文法參考書，內容很精鍊淺顯，但礙於自己英文也不好，直推說自己大概也忘記了有哪本好，憋著沒說出來。等走出館外，才打開手機，迅捷的在網路上下單了一本。

下一次再來，你跟著小舞走到布簾後，衣服未換，身未躺下，就急著打開背包，拿出那本參考書送給小舞，說這本書很淺顯易懂，適合國一學生。小舞瘦瘦的兩頰笑開了肉，一臉飽滿都往兩側擠上。「你人真好。」小舞說，雙手摟上你的脖子，給一個對嘴的輕吻，再將臉靠到你耳邊小聲說：「待會給你點特別的。」

你將衣物脫去躺下，小舞照往常一樣按著，話題繞不開她的女兒，說：「這孩子個性倔強，要給她找家教補習，她還心疼我賺錢不容易，說要自己努力。」

你簡單回應她：「那很有心啊，她至少還想努力。」

小舞說，她女兒總認為她做的是正當行當，偶爾還會來這裡寫作業，有時她

在布簾裡面按，女兒就在布簾外邊讀書。她說她希望女兒好好讀書，能夠有比她更好的未來，「你學歷這麼高，有沒有什麼讀書的方法可以分享？」小舞問你。你答不上來，學歷又能換到一個較好的人生嗎？也許是吧？未等你回答，小舞又將話題轉回女兒，話中可以聽見她滿滿的希望，但其實無論學歷高低，在生活面前，你們都只是赤裸裸的人。

你翻身到正面。

小舞去拿了一條濕熱的毛巾，在你的私處反覆擦拭，寒冷的冬天裡，還能看見毛巾上蒸騰的熱氣裊裊，小舞低首細心的清理著陰莖的冠狀溝、繫帶，反覆擦拭幾回，賊賊的看了你一眼，握著你早已勃起的根部，問：「有沒有試過？」說完，一口將你的陰莖含入，順著口腔內左右兩滑溜的內壁，上下吮動了起來，長舌吐信化為一尾真正的蛇，反覆纏繞敏感的龜頭，你想起那座拉奧孔被巨蛇纏身的石像，表情掙扎，嘴微打開，頭頸不自覺仰起，從丹田深處呼出一口熱氣，此時你是拉奧孔，小舞是巨蛇，慾望是巨蛇，噴發出如雕像顏色般一逕的白。

人心不足，多有所慾，是蛇吞象。

離開前，小舞遞給你一顆饅頭，說是在市場排隊買到的，特別好吃，說今天做特別的給你，也送特別的給你。至此你明白，小舞所養的生，就是她心心念念的女兒。你將饅頭收下，心有所感的回家。

入夜了，那底面紫色的招牌又亮起，一列沿邊的燈閃閃爍爍，你又走了進去，這次除了那五十多歲的女人來招呼外，外頭多了一位十二歲的女孩，坐在櫃檯旁的一側，拿著筆和書本，看來正在讀書的樣子。一瞬間，你立刻明白，那應該就是小舞的女兒，見我進來，也一併頗有禮貌的跟我點頭招呼。「還是找小舞嗎？」五十多歲的女人照例問，我有些不好意思，壓低了聲音，偏開了眼神，說聲「對的。」

小舞照例把你領到最後一格，將自己與女兒拉開最長的距離，這一回，小舞很沉默，沒有往日多餘的閒聊，你也是。只剩筋絡與手指，按摩油與肌膚，推不開的痠疼都忍成了悶哼，一段時間後，小舞拍拍你的腳，示意你翻過身來。而慾望卻還是硬挺著，小舞看著你，眼神裡，你知道她顧忌什麼，要說什麼，卻又不知道她要說什麼。

小舞用虎口套住你的陰莖，隨繫帶而牽動的膚觸上下挪移。慾望堅硬如橋，剛直如筆，不知為什麼，昏暗的布簾中，你竟看見小舞眼眶反射著過多的光澤，那是淚嗎？沾滿油，小舞握著陰莖堅硬似鐵，而她的小孩握著筆。她上下套弄著，

她的小孩正寫下書卷上的答案。她將你的陰部用熱毛巾擦拭了一遍，她的小孩將原先的答案拭了去。她用口含著你，她的小孩咬著筆身思考問題。她在你的慾望間求生，她希望小孩能有更好的生活，她希望將來小孩握的是筆，不是男人的陰莖。你射精了，她卻正從眼角湊滿一滴淚。

你們都忍著不出聲。

這世界拋出問題，小舞以人生來回答。正如她女兒，艱難地寫下那些難以回答的習題。

結束後，小舞拉開布簾，她不怕我弄髒了她的手口，擦拭過，「唰！」一聲，揭開布簾，小舞走出的身影映入她女兒的眼簾，是驕傲和成就，什麼是髒，什麼是乾淨。為的是保身，是全生，是養親，是盡年，一切都只是再簡單不過的願望，養生之館，裏頭有一個個賣力工作的養生之主，一家之主。

你換好衣物，將錢結算給小舞，對著她坐在櫃檯旁的女兒禮貌的點點頭，但你仍不敢直視她的眼，可還是奉上了一個微笑。那女孩突然說：「客人謝謝，媽媽要我謝謝你，謝謝你送的參考書！」一轉瞬，你笑得更開了一些，你說：「不會不會，別客氣，好好用功啊。」一邊說一邊走到門口，推開門，夜晚的台北終於被你推裂了一道縫，光從養生館內滲出去，緩緩照亮門前的黑夜，這一次，你從裂開的日常蛋殼裡往外探，從溫熱的內裏伸出目光，對新的世界，正探出了第一眼。

## 〈兩千里的夢〉(上)

「那時你還不知道兩千公里有多遠。」

你只知道，若從租屋處搭上捷運路網，只需要兩公里，就能到網路傳言中的半套店聚集地。此時，整座臺北市如一張攤開的手相圖，掌心紋理四通八達，指甲關節都如閘口，將人流通關運送至下一個目的地。當時的你甫從日常裡推裂了一道縫，對於這座城市的內裡，有了不同的體驗，正似季節交替時的掌心，緩速剝落的皮脂，舊的臺北泡水臃腫浮起，表皮似脫還黏，掐在手裡皺巴巴，硬要撕脫卻還連著根，有些痛，卻已知道，那已不是你真正的皮層。真正的，還在下方，日常洞穿弄破的孔，隱約就能瞧見底面新生的紋，你知道臺北底下，還有另一個臺北。

這兩公里，就是你與慾望之間的距離，更是舊皮與新皮間，稀薄的差距。

無人帶領，就只能按圖索驥。你在網路上找好資訊，通常是藉由伊莉論壇中的夜遊討論區，裡面有一整串的行話術語，暗示著地點與店名，小姐年紀、價位、服務方式等。不能說的秘密，都攤在陽光下，螢幕前，不言不語的網頁畫面，宛若佛陀升起手指，豎直於唇前，噓，不可說，卻又什麼都說了。

此中有模模糊糊的真義，你記下訊息，來到萬華按摩店聚集的一處，不同於小舞工作的按摩店，這裡小店多，競爭大，經營不下去的往往被資本更多的人併購，小姐營運撤換過一輪，輸進新的派遣人力，內部整修裝潢，監視體系配置好，上上下下人脈打點，該送錢的送，不送錢的，也得送禮。各路店家彷彿過海的八仙，施展本事，橫越慾海，在各據點的沙洲邊，插上自己的旗，而顧客更像是入水的泥菩薩，一身染污，在此就要潔淨，就要消融。

融化後，脫去外相，慾望的本質，我們都只是沉底的泥沙。

競爭多，小姐們更是直接站在店門口招搖，抹得一口唇色鮮紅，那是她們給這條街的吻，更似菸頭的稀吐明暗，一邊叫喚著：「帥哥按摩嗎？」、「要按摩嗎？」、「要不要進來看看？」。一雙腿套上暗紗絲襪，丹寧數越低越透，隱約的肉色混合著黑，像將亮未亮的天，日光隱隱然升起，罩在朦朧裡的白光，最是玄秘迷人。一條街，站著的小姐們如一簇簇活珊瑚，通身柔軟，色彩絢麗，款款搖擺著觸手，隨海潮人流湧溢波動。畢竟人世險惡，若你願暫時拋開自己，做一尾迷途之魚，也可以游入這團錦簇中，接受一小時左右的庇護。

你游入其中，小姐們細長的手臂，搭配輕柔的叫喚聲響，一如珊瑚的腔腸軟

體，順著海流，將迷途之魚一尾尾攬入。在幾間店家中反覆經行，見不少年紀稍長的人，與小姐看對了眼就走進去，而原先攬客的小姐進去後，則會再換另一位小姐站上門口，等候下一位顧客。你反覆，你焦灼，憂的是不知道該選哪一間，只因小姐們年齡多偏大，聽說話口音也多是陸籍，平均約三十以上，更有甚者，一眼即知是四十近五。

你觀察了一陣，猜測是由招攬客人的小姐，進行看對眼後的服務，由此再替換另一位輪班的小姐上來。若是攬客的小姐一直沒有客人光顧，約十五分鐘後，也會由另一位小姐輪班替上，一區街景，彷彿定時後的旋轉櫥窗，一襲華袍模特轉上，一會轉下，再換上新的一襲。或許，她們以青春肉身為圓心，旋轉著這座城市的風景，每轉一輪，就離圓心更遠，直到時間的離心力，一吋吋將她們的容顏老去，肉身上留下的刻痕，都是以青春沾染，彩繪過城市的痕跡。

從時間的輪替，人員的流動，可以隱約理解到這條街市的基本規律。因此你反覆經行，將店的分布順成一個圓，每踏過一圈，就往向輪迴一次。發現這個街區的性工作者雖然年齡偏大，但對老齡的消費者來說，她們仍是年輕招展的女孩，在身體的肉膚骨節中，圓滿彼此的夢。但那卻不是你要的夢，你要的夢與大部分年輕人相同，是在花下去的一千六百塊中，對姿色、年齡、體態都有所要求。不知走到第幾圈，你終於看見，一幅年輕的容顏站在那裏，一時間，整個宇宙不再是碎散虛無的，而是仍存著一顆蘊有生命的蔚藍行星。

在這裡，人人心底都有一套算法，衡量資本與利益，一霎那，就知道要不要。

從她的方向看，你從不遠處緩緩走來，以她為圓心，為終點，一步步靠近，直到眼神對上了上，她開口：「按摩嗎？」你點頭應允，再靠近，還不到貼上呼息的程度，她伸出手，穿過你的臂膀，構成一道扣，將身與身之間鄰成一條線，一股繞在衣著、體膚上的香氣貼上鼻息，一陣暈，輕輕鬆鬆就將你帶了進去。剛走入，越過門口玄關，前半段是正式傳統按摩的床，沒有木門、輕隔間，床與床只以布簾阻擋，見此，你不禁心頭一緊，心想：「不會就是在這按吧？」圈住你的臂膀，或許是感受到微微的阻力，又或是看出了你的初來，女孩稍一回頭，輕輕說：「繼續跟我走。」

走，會走到哪裡去？

你們踏入一條長長的窄道，窄道旁有一處壁凹，凹處陳設了一台長方直立型的飲水機，步履在此停下，女孩說：「等我一下。」隨即按了藏在凹處的鈕，同時，「恰」一聲，此處無門，卻有門鎖解開的聲音，女孩伸出手輕輕一推，那台飲水機連同壁凹，頓時成了一道旋轉門，乍然洞開，入眼是一道向下的迴旋樓梯，



她領著你進入，螺旋階梯走著，似要下沉，光度銳減，要沉到慾望的最暗處、最底端。地下室裡隔成一格格小套間，裏頭都放一張床，房內各自配有冷氣、電扇、電視，那時你才明白，原來前半段的布簾隔間只是擺設，這裡才是真正的交易處所。

你褪下衣物，換上放在一旁的紙內褲，陰暗的地下室裡，嬰兒油與香水的混合氣味，膩在鼻息裡，悶著燥熱的溫度，只等送風的冷氣吹開一絲清涼。你趴在按摩床上，耳裡聽見女孩將嬰兒油倒在手裡搓揉的聲音，油水被雙手的體溫熱過，才緩緩鋪開，一寸寸按在身上。你心底好奇著她，疑問正隨推開的油水擴大時，女孩卻先問了你：「怎麼會來這裡？我看你滿年輕的。」

「網路上看到訊息，所以想過來按按，而且你也很年輕呀。」你說。

此時，你頭臉向下，安放在按摩床的凹洞裡，看不見對方的表情變化，卻對語氣呼息更為敏銳，更隱約可以看到女孩的一雙腳就在床邊。

「對呀，我叫莫莫，才二十三歲，用依親的名義過來的，可以留的時間比較長。」

埋在按摩床凹洞裡的視角半明半暗，一如當下的對話，雙方互相試探彼此的隱微身世，可其實說穿了，這裡哪有什麼身世？都是要先有了身，才能逐漸建構起彼此的世界。在這趟街區裡，二十三歲是個突兀的年齡，依親的選項也是少有，此刻你心底更燃起對莫莫的好奇。

「你別看我大學剛畢業，按摩我也是很行的。」莫莫雖然這麼說，但相較於老練的小舞，莫莫最多以十指施力，掌不著身，按與推之間，只是輕輕點到，沒有按進肉身的肌理，更多的時候，觸感都只停留在膚上，彷彿輕艇快速刮過水面，暈開微微的漣漪，微微的慾望。

「你以前來過這裡嗎？」莫莫問。

「沒有，是第一次到這裡來按。」你說。

「之前有去其他地方按過嗎？」「有啊！」，隨著莫莫一邊按，一邊問，你感覺有什麼正往核心收攏，語言是弓矢，莫莫以肉身搭弓，弦張滿，按進身體的肉疼，將慾望逐漸拉緊，發出時，只求一矢中的。「那你怎麼會知道這間？」「從網路上看來的。」忽然，你感覺到莫莫長髮的細尾柔絲，輕輕散在你的肩頸之間，有些刺，有些癢，熱熱的呼息貼在你的耳旁，正如所有撩人的開端，輕輕問你一

句：「那你知道我們都要按哪裡嗎？」莫莫一面說，一面將手探至陰囊後方，並刮搔著因充血漲起的龜頭繫帶處。「知道。」回答簡單明白，說是鎮定，其實是心急，急著被莫莫的一雙手，帶往下一個境地。你知道會發生什麼，「翻過來。」小巧的氣音穿過耳膜，氣血循著經絡，在皮膚上開出一粒粒疙瘩。

至此，你已是聽命的魁儡，是被莫莫十指提線控在掌心的木偶。

轉過來的視線有些模糊，但仍可以看見，莫莫年輕的臉龐，被氣氛燈光削出圓潤滑轉，她避開視線，右手持續的套弄陰莖，左手十指扣住你的指間，無從閃脫。是不願讓你多騰出手去撥拉她的胸襯，也是兩手同步施壓的技巧，一手套弄得越快，一手則扣得更緊，直至你噴出，她才又俯下身，輕輕在你額間留下一唇吻。

「你坐一下，喝杯水，陪我多休息一陣子，我還不想那麼快接下一個客人。」你只好老實得坐下來，兩人一起說話聊天，她說：「我大學剛畢業而已，你看起來也差不多吧！」你連忙稱是，並順口說了抱怨了大學的課業，互說了幾件校園裡生活的趣事。你與莫莫，彷彿是有了共通的密碼，刻上相似的印記，此刻的她與你，不再是花錢解慾交易者，更像是日常裡、課堂上，隨時會坐在你身邊的另一個同學。

時間到了，你放下水杯，走出小間，莫莫引導著你，要從那道密門出去，你再走往前，你們就又是陌生人了，一手正推開門，莫莫在身後，忽然一手拉住你，說：「等等，要不要加下微信？下次你來前，先發訊息給我，讓我知道你會來，留一點盼望。」那天，你加了她，搭捷運回去的路上，心底竟也有些期盼感，到這裡，已不知是誰盼著誰了。

回家後，你躺在床上，點開了莫莫的個人頁面。

(下)

手機光源照入眼底，像一雙手推開窗，海水咕嚕咕嚕的流，莫莫的生活日常，由眼流入身，一則則類似是，「我的夢想」、「努力就會改變」、「生活苦，但不努力會更苦」、「最好的未來給最拚命的自己」大多配著圖片，圖中有人，相片裡的莫莫穿著一身正式西裝，簡約俐落，一雙眼勤勤懇懇地看著圖外人。你心底不禁浮起一些落差，一些驚詫感，「這是她嗎？」那就像是你在街邊日常會遇到的上班族，手裡或拎著公事包，晴天中午街角旁，隨意吃著午餐以待下午上班時光，或雨天裡匆匆收傘衝向捷運站的業務人員，更不像是穿著性感睡衣的按摩女郎。

又或者，按摩女郎還是日常上班族，本身為的就是同一件事。

再往下滑，看見莫莫的其他動態，裏頭有一些她站上講台的照片，手裡擎起一支麥克風，另一手指著投影片裡的事物，眼神看向聽眾，也許口裡正傳達著一些概念，認真且堅定，從那些圖片中你能看出來，也知道，她肯定相信著什麼。隨著動態標出的日期，那些日常匯流成一道線性的時光，有如滿水之線，一寸寸淹入你的心，直至填滿。

也許在巨大的慾望面前，已讓人的存在被壓得扁平而單薄，忘了她有肉身、有情感、有目標、有理想，與你與我，與在街道擦肩的眾人，一樣都是人，不是商品。

此刻，你按離莫莫的動態主頁，滑到對話窗口，指頭沁點汗，往她的頭像按下，一如溽濕的吻，深切而不知所以，螢幕切換光閃，忐忑忐忑的打下第一句話：「在嗎？」。

「在。」

你窩居的小套房裡頓時有了光，趕忙坐起身，心底思前想後的要回些什麼，都是這樣的，問的時候沒有底，沒預想好回覆對方的答案，半句話隨指尖懸在那裏，連按下哪一個音節都還沒確定。正猶豫，莫莫就把話接了下去，「你現在在幹嘛呢？」即時性的回覆，彷彿等著彼此，那些網路上吃魚喝茶經驗的第一條鐵律：「不要暈船。」你過往總是覺得自己能把持，但這條律則，竟也隨著一來一往的對話漸漸淡薄、鏽蝕，最終只是一塊掛在海風中搖擺的招牌，空具語言，隨時可拆。

指節飛快的按，有時你傳了一些歌給莫莫，莫莫說她沒聽過，有時你們一起聽歌，一起看詞，一起說詞裡的曲義，此時的語言是筏，無肉身，只有切切實實的情感交流，可慾望的邊界在擴張，從肉體到精神，從精神到星球，再到整座宇宙的邊界，你駕駛著星際中的船艦，在浩瀚的未知領域裡逐漸迷航。原來沒了肉身，失去耳鬢廝磨、肉體摩擦後的慾望更為強大，更像是一種渴，一種索取。

莫莫來自四川，畢業前加入了保健食品傳銷公司，進入團體後，還是窮學生的她很受鼓舞，團體裡有一種莫名的向心力，彷彿人間所有的美好特質都在那裏。正向、積極、鼓舞、希望、互助，上過一堂又一堂的課程後，讓她相信自己的工作是在幫助人，講台上成功的講師都在分享，早年自己如何辛苦，如何向自己的母親借了 2 萬塊人民幣購貨，後來又歷經艱辛，終於靠著幫助人之心，把這 2 萬塊硬是賺了四倍回來。講台上的燈光正映著講師眼角流下的淚，晶閃閃，看得台下人淚汪汪，頓時講師手向台下一伸，「讓我隆重邀請，我的母親，今天到了

現場。」老母親佝僂站起，顫巍巍走往台上，一旁講師急忙攙扶，待至講台中央，講師拿起麥克風，安靜了三十秒，哽咽地說出：「今天，我要把這份 2 萬塊的榮耀，還給我的母親。」老母親頓時泣不成聲，不需要擴音機，也能把這些淚水滴進台下聽眾的心裡，彷彿甘露，遍灑群眾，整座會場人的心底全都發著光，手裡握著收費的入場券，暗暗許下，「我也要」的願望。

也許誰都曾負了誰，誰都曾經讓誰有期待，誰都讓誰的盼望失落過，誰都需要一個彌補的機會。

「時光無法逆轉，可未來可以創造。」這是現場講師的結語，也是莫莫傳給你的話。她始終這麼相信著，因此腦子一熱，淚濕濕的從眼眶旁滑落，一口氣就把過往打工的身家也押了下去，現場就直接囤起貨來，錢不夠？不要緊，一旁高利率借貸早就準備好，填了單，笑盈盈地跟她說，這不是賣藥，她賣的是助人助己的夢想。

因為大量的囤貨，上級給了她一個銷售襄理的頭銜，因此她更積極地拉下線，有了更多的曝光機會，站在台上賣力宣導，更努力的購入貨品，金錢周轉不過來的時候，就向公司裡放款的部門借錢。金流量來來去去，表面上進帳很大，但上級要她囤貨的花費壓力更大，事實上淨利不多，能暫且過上光鮮的生活，只是因為上級不急著催還款項。

但她說：「有時所謂的襄理，只是鑲在那裏沒人理。」後在附上一個半哭半笑的表情符號。隨著囤的貨越多，債務也越來越高，當時手裡緊緊攢著的夢想，都已糊爛的看不清楚。如一張命運不明的紙籤詩，原先就朦朧模糊的文義，更被拗成一道道四分五裂的紋理，分不清該走往哪裡去。忽然有一天，上級因為傳銷違法都被抓了去，該項保健食品停售，組織解散，可借據裡的款項仍然有效，高代價的貸款讓莫莫一時還不了錢，於是飛到兩千公里外的台灣，將男人的慾望賣成一個夢想。

「台灣剛好有我的親戚，可以留比較久，而且這個街區的競爭年齡又比較高，我在這裡每次站不到 5 分鐘，就馬上有 case 可以做，根本無敵。」

「來這裡點你的人呢？都多大呀？」你問莫莫。

「有老有少吧！只是白天時老人比較多，年輕人要等很晚才會有。」

「那你有做全套的嗎？」

「一般都是半套，不做全的，或是說全的要看對方順不順眼，加不加錢，加多少錢？客人問全套價錢的時候，我都會故意講一個天價，讓他肯定沒帶夠，打消全套的念頭，等於是婉拒了。」

「而且一般來說，1600 元我們只能做很基本的了，一次只能抽 600 元，也不想給客人多碰，這都是勞力活，皮肉錢欸！」

「但不怕客人硬要嗎？這樣不會危險嗎？」

「不會呀，快點幫他們弄出來就好，男人嘛，下面軟了，就不嘴硬了。」

「但怎麼想做這行？」你問。莫莫說，利潤雖沒有想像中高，但這裡賺錢快，還款速度快，以依親的方式一年來個兩回，也算是可以了，給自己一個期限，還完錢就能走人。也許是察覺到話題的冒犯，莫莫話鋒一轉，說：「其實這也跟直銷很像。」

「怎麼說？」

「你看，首先我們也是幫助人，解決男生的需求，給他們溫柔，滿足他們。然後從裡面抽成，而且你想喔，做這行沒有正向一點很難做下去，阿姨們之間都會互相給我打氣，多好呀，難道因為賣的東西不一樣，所以有差別嗎？」你想了想，確實只是商品的不同。

「我直接把商品賣給客戶，立即性的解決客戶需求，替他人提供價值，這也是一種幫助人，不是壞事。何況，我提供的是更高層的性價值，客戶滿足了這個需求之後，整個社會才有續航的動能去做其他事，創造其他價值。」莫莫說。眼前文字一條條拉動對話框，一如海浪，你的舊價值體系正被侵蝕，更像一座被風化廢棄的碉堡，表面嚴實，內在卻已無人戍守，硬梆梆的水泥塊在掉落，對話在進行，一寸，又一寸，直至海風散去最後一絲堅硬，你聽聞、思考，最後是認同，站在莫莫的立場，如果都是提供價值、肩負功能，那莫莫又選錯，或做錯過什麼？

那時，你彷彿可以看見，莫莫站上講台，擎起麥克風，背景是黑暗裡發著光的 PPT，為你說起世上甚深難信之法，認真而動人。對話一直在進行，你的注意力隨著時間逐漸模糊，夢境一點點滲過來，你看見莫莫在那間黝暗的地下室，房裡的監視螢幕發著光，畫面裡，人流來往，人們以特別的眼神打量站街的小姐們，警察偶爾入鏡，巡防驅趕小姐，待其一走，小姐與客人又復出現，他們在躲，躲這個社會的眼光，在合法與不合法的邊緣裡遊走。但莫莫一臉認真鎮定，一手凌

空擎起一根充血堅挺的陰莖，以肉身為器，以男性的命脈來擴音，另一手指著監視螢幕，眼神堅定地看著你，一句句說：「都是提供價值，我與你有什麼分別？為什麼我不是合法的？我也該受到保障啊！」你坐在按摩床上，不言不語，只能聽莫莫的慷慨陳詞。語畢，手裡的陰莖噴出一道精液，濺得莫莫一臉，硬挺的條狀隨即消沉，乾癟疲軟成消風氣球，無力無為，一如這座城市，這個國家。

你醒來，才驚覺是一場夢，這也是莫莫橫跨了兩千公里的夢。

後來，你與莫莫聊得越來越勤，又再約了她，她說：「不必到店面，直接來我的宿舍。」隨即發了條地址給你，才知道莫莫來台後，與其他工作者一起集中住宿，業者統一管理，維持著既定的作息，而那天正逢莫莫休假，宿舍裡剩她一人。太陽把街道照得通身發亮，熱氣盈盈浮起，陰暗的角落彷彿被集中起來，退到更暗的地方去，你順著地址走，至西園路與康定路中間橫互著一條條小巷，舊體建築與鐵皮違建，交錯複雜的掩去了陽光。手機導航到一個大概的地點，是一處各住戶間長年增設，而留下隱蔽的雜燴院落。

其中有一條長長的鐵製防火梯，直線的從二樓延伸至地面，窄而細長，莫莫正要從那裏走下來，還不到一半，一見你就笑，直說：「看你這麼熱，快上來！」隨即旋過身，以指尖輕勾示意，如一對幽會的情侶。心底怦怦的跳，慾望在爬升，隨一口吞下的口水踏上第一階，莫莫持續往上走，階梯的鏽蝕卡榫隨腳步的踩踏，嘎茲、嘎茲。

此刻，莫莫背對著你，眼裡已不見任何人，只有一級級鏽蝕的階梯，好似一條無人的道路。但聽覺裡，每踏上一層，身後就傳來跟隨的聲響，像那些年直銷經驗裡她所信奉的，眼前道路沒有人，但一面走，可以一面聽見追隨者的步伐。那一刻，她又覺得自己仍是銷售襄理，她往上一層，下面人緊跟而上，那時她更加相信，這行與那行，已確實沒有分別。

「嘎茲，嘎茲」來到最後一階，莫莫站定，閉著眼深呼吸了一口，從口袋裡拿出一串鑰匙，叮鈴脆響，也掩不住身後人的心跳聲。鐵鑰冰涼涼的感覺流過膚觸，對準鎖孔的手還有些微顫，她知道身後人跟著她，灼熱的看著她，渴求慾望得到紓解，還有一些，是欲望之外的什麼。

鑰匙輕輕轉動，門鎖彈開，正要開啟下一場夢。

幾個月後，莫莫回到四川，你刷過微信的動態，看見莫莫又復穿上一身西裝，簡約俐落。從此以後，你知道，這個行業裡的每個人都有夢，莫莫一張張堅實篤信的照片，懷著熱血做事的眼神，在異地，在此處，走她的路，懷著她的夢。



## 〈毒素終結者〉

那時你似乎能看見，一個眼戴墨鏡的女人，測不出表情，身後有熊熊烈火，卻冷冷地告訴你：「I will be back.」，硬梆梆的像要終結什麼。

更早之前，有了前幾次的經驗，你越加嫻熟於這套產業的黑話解碼，網路上用術語加密的經驗分享，你都能從結構裡抽絲剝繭，旁人不懂的怪異文章，在你看來都是一則則說明地點、行情的情報地圖，其間還得過濾哪些是業者偽裝的經驗分享，或是詐騙點數的不實訊息，還是貌似警察釣魚的詭異資訊等等。最基本的，得從 KHS 開始瞭解起，K 表示金錢，以千元為單位，1K 即是 1 千元，0.5K 則表示 500 元，依此類推。

H 則是時間，單位是小時，1H 即為 1 小時。至於 S 是色情服務，裡面的項目細分較多，0.3S 是半套，服務過程不露胸，不讓觸碰下體，純粹以手幫客人解慾；0.5S 也是半套，與 0.3 不同的是，0.5 以手解慾的過程露胸露點，基本上空，且客人手可隨意觸碰，而 1S 則為一般所熟知的全套。

KHS 三項資訊搭在一起，即可理解基本的行情，但這只是最入門的解讀。

論壇上的資訊如海水湧來，滑鼠輕觸，彷彿原始人正造出第一支屬於自己的木舟，嘎嘎吱吱地輕響，標題觸點如划開第一波浪潮。一整天，你都熱衷於搜尋這些資訊，午後的陽光照耀進來，第一份採訪的清單已經列好，相中了位於林森北路的一家店，黃昏滴在螢幕上，宛如陽光落在海裡燃燒，更像你此刻心情的潮汐起落，洶湧而絢爛。

查好開始營業的時間，剛入夜，你就準時站在店門口，痴痴等招牌亮起。

店中人來得更早，只等開店時間到來，她們由內而外盼著你進入，你則反過來，從外而內踏出步伐，雙方相互臆測，像對鏡自照的兩個世界，彼此陌生，卻要在此處交集。你走進去，門邊媽媽桑瞅了你一眼，隨即望向櫃檯旁的監視錄像，確認你身後沒有人，而你看向她，有了之前的經驗，心有多定，知眼前人只是櫃台，不是真正的服務者，雙方心領神會，不用多說，媽媽桑即暗示你上樓等待。你踏入往樓上的階梯，身後響起媽媽桑以無線電對講機呼喚的聲音：「二號，二號準備。」

到了房內，換好紙內褲，半暗的房採取硬質空心隔間，每床皆以房為單位，並且設有滑動木門，門上留一小玻璃窗，你暗自測度，這裡老闆應下了重本，設備好，小姐照理也不會差，加上這些嚴實的隔音的硬體，足可讓你安心盼望。



你安心坐在床邊，聽門外小姐噠噠走來的腳步聲，心底暗自竊喜，自己找訊息、解讀情報的能力又更準確了。

此時，房內陰暗的光線飽和的正好，木門滑開，從漸大的縫隙現出臉來。你正抬起頭，準備與來人眼神相接，磨出火花，只那一刻，對眼瞬間，目測對方竟是年近六十的阿姨，錯了，一切的推測全錯了。此時無火無花，慾望凋零，只留房內的冷氣吹送出更冷的寒波，將人逼出一陣哆嗦。

半老的肉體，套上一襲薄紗睡衣，內裡皮膚的粗礪皺紋，正與外在絲綢滑順的衣物形成對比。你立刻躺著趴好，將頭深深埋進按摩床裡，多餘的慾望，不敢想，不敢看，正哀嘆著自己的失準，阿姨的一雙手已欺了上來。

一雙手，力道重得滲到筋肉裡，此時身體似飽水的海綿，按壓搓揉間，擠出了更多的痛覺，阿姨像拆開陳年組裝的積木，清去縫隙間的雜垢，伴隨一陣陣痛，卻漸有舒緩的感覺，再大的慾望都化為幾聲悶哼，嗚嗚啊啊的說不出半個字。

你正猶疑，也正考慮「那個」問題，阿姨卻先開了口：「下面要不要按？要加錢喔。」你才從痛覺裡猛然醒來，還不到一個小時的暗房裡，心思已繞了幾回，沙推過好幾次，鐵了心告訴阿姨。「不了，我就是想來純粹按摩的。」空氣沉默了一會，冷氣更冷，半晌阿姨才回：「到我們這裡來，有幾個人是來正經按摩的？」語意裡，有一點感嘆。

「我是。」你堅定地說。

回應簡短，可心底更是大聲吶喊：「我是我是，我就是。」

「你真的是啊？我已經好久沒有遇過正經要來按摩的了。」阿姨說。

至此，雙方的索求都攤在對話裡，明明白白，慾望交易不成，只好交易技術。原先冷冷尷尬的氣氛，好像漸漸轉暖了。接著，阿姨的職人精神似乎活了過來，精準的按入背上、腿上、肩頸旁的穴道，並順著肉體筋絡將手上的氣勁拉了開，痛覺與舒暢並行，痠麻與流通在身體裡不斷切換。你躺著，時不時舒開一口氣，四肢百骸都被做足了功。

「以前有認真學過推拿嗎？」你不禁問。

「那當然啊，我以前就在大的按摩院當師傅。是真的練過按摩技術，不是像

現在做這種半套的。」阿姨說。

「以前啊，我那個老闆，有完整的職前訓練，把我們送到一個地方受訓，請中醫啦，推拿師啦，教我們一套人體經絡的按摩方法，那時候情況還不錯，有訓練，有專業，真的有學到東西，也可以拿這個技能去賺錢，不用躲躲藏藏，賺的錢還夠我們養家過日子。」聽起來，阿姨的語氣裡還有些自豪的生息，一種專業職人的敘述口吻。

「可是，好的日子不會一直有。」

原來是沒多久以後，經濟情況不好，來客變少，大多數人不是單純來按摩，養生館四起，多半搭配半套或全套的服務，純粹的按摩市場受到衝擊，資本大的兼併資本小的。不想被兼併的，就在店裡摻一點黃，說是優待給客人的額外待遇，但其實我們都清楚，那不是特別優待，而是逢客必問，增加利潤的常態。

說著說著，阿姨提起她專業的一套按摩經，她認為：「我們人活著，就是會新陳代謝對不對？啊代謝過後，是不是會有廢物沒有排乾淨？那些雜質留在身體裡久了，沒化掉，就會變成毒素，我這樣說啦！其實我們身體自己每天都在產生毒素，要定期給它排一排，不然很多病啊，癌症什麼有的沒的，都會一個一個來。」

阿姨接著講：「其實喔，我也老了，真的要認真做推拿按摩那一套，也沒體力了。」一邊說，氣血一邊依循經絡運行，似乎要把體內陳年的老廢都排除，語氣裡，好像有一些暗示著被這座城市排拒的她。「比如說，人的毒會累積在經絡裡面，最常累積在末梢，我們都要把末梢的氣孔先按開，再順著肌肉經脈把毒素推擠出去，像這樣按一按，你晚上就會很好睡。」

「人生下來，就是一一直在累積毒素，有毒，就會老，會生病。」在阿姨眼中，眾生皆有毒，毒是生下來就有的原罪。你先是靜靜聽著，再慢慢感受阿姨的手勁，漸漸認同阿姨的說法，且在對答中，不由表露連連認同，此時職人的一套功法，就要將毒素排泄殆盡。

原來在這裡，不交易慾望，還能交換出一套身體毒素觀。

隨後，阿姨將你的背鋪上熱毛巾，再隨背肌敲打，再多的痠痛，都隨毛巾上的蒸氣散為輕煙。片刻後，撤下毛巾，阿姨也舒了一口氣，坐在床邊休息，「好久沒有這樣幫人按了。」你此時已將身體翻正，在黝暗的燈光下，看歲月劃在她側臉上的紋路漸淡了去，兩人一室，靜默隨對視泛了開來。

阿姨看向你，淡淡地說：「少年仔，說到這，你知道嗎？其實慾望也是一種毒。」阿姨將看向你的眼神挪向下體，「今天你會來找，一定是要來舒服一下，但慾望沒排解，也是會累積毒素呢，那裏要不要幫你排一下？」此時你赤裸著全身，只餘一件半透薄的紙內褲，面對阿姨看著的眼神，你已分不清，這是為了慾望？還是為了健康？又或者，兩者在阿姨的毒素論裡，本就是同一件事。

猶豫了一會，「那邊還是不要啦」你說。

「真的嗎？剛才你不是很認同？你這樣毒沒有排乾淨，身體裡還有餘毒啦，一點點毒都不能留，快點，要不要？」

「沒關係真的不用了。」

由於你一再堅持，一瞬間，阿姨看著你的表情垮了下來，那時你似乎能看見，一個眼戴墨鏡的女人，測不出表情，身後有熊熊烈火，卻冷冷地告訴你：「I will be back.」，硬梆梆的像要終結什麼。

要終結你的毒素，也要終結你的慾望，或你猜，是終結她的慾望，她的毒。

最終，你仍是拒絕，並離開了那家按摩養生館。走在入夜的林森北路上，街上車流來往，燈明燈滅，你帶著一些疑惑的心緒走著，想剛才按摩阿姨說的話，慾望的本身也是毒嗎？那麼我們生下來就帶著毒，帶著毒工作，帶著毒吃喝，帶著毒生病，帶著毒衰老，死去。

看滿街的陳列商品，看有慾皆毒。走著，你在一面玻璃櫥窗前停了下來，看見反光裡的自己，映像中，有一個被慾望熱衷驅使，四處尋找解毒的人，一頭獸攀附在身上，慾念越養越大，毒素越積越多。你看著，任身旁人流來去，停了好久好久，這些毒素的終點，究竟在哪裡？你不知道，只知道，在這座城市裡，你想找到答案。